

師範小叢書

自然主義與教育

薛文蔚著



自然主義與教育

第一章 自然主義的起源

時代的運動，是歷史車輪上的齒輪。

我們知道，十八世紀是人類歷史紀錄上一個重要時代，十八世紀所揭起的新時代運動的鮮明旗幟，把中世的陰霾慘霧掃開了，十八世紀所爆裂出來的新時代運動的電光火花，更把古代的陳屍朽骨燒掉了。這個時代的運動是什麼呢？我們從盧梭所發出來的『返於自然』(return to nature)的呼聲，而決定了這就是自然主義的運動。

自十八世紀以後，這種自然主義的運動，無論在美學上，在文藝史上，在哲學上，在倫理上，在教育上，在宗教上，在神學上，都掀起了巨大的浪潮。雖然各方面對於自然主義的涵義不同，然而都是在同樣的時代土壤上孕育出來的。

說到自然主義，自然要以盧梭爲中心人物，然而在盧梭以前，也有了自然主義的思潮的淵源。就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說來，亞里士多德實在是自然主義的先鋒。亞里士多德看到了一個知覺的事實的世界，在這世界裏，概念和知覺是不能分離的。而把這概念和知覺聯合起來的連鎖是什麼呢？就是『發展』(development)。他以爲知覺的事實，若離開了概念，便沒有實體。概念若離開了知覺，便不是抽象。在實體的世界中，概念的存在，留於知覺的事實中，而知覺的事實，都表現於概念。概念與知覺，並存於一種關係或連鎖之中；這種關係或連鎖爲有目的，——就是『發展』。從他的哲學的根本原理看來，則實體的世界，依存於自然的發展，已苗了自然主義的新芽。而且在亞里士多德的教育學說上，認到兒童的生活是合動植物與人類的生活而成的，必然要依照其自然的發達以爲教育，則更明顯地提倡一種教育上的自然主義運動了。

英國哲學家的鼻祖培根(Francis Bacon)氏，以他的歸納法爲得到新知識的新方法，使後人得到一個研究科學的新途徑。他以爲人類亦不過是自然的奴隸，和自然的解釋者，人類所能做到或所能知道的，僅僅是事實中及思想觀察所得的自然秩序，除此以外就一無所知，一無所能。所

以從他的探求活自然的直接經驗，而以歸納法爲獲得真正知識與真理的不二法門。他又以爲由希臘所得來的智慧，不過是幼稚智識而帶有童性的色彩。這種知識，只可以爲談論之資，而不能有所生產，且不能施之於實際的。必然要將眼光從過去的記載，而轉向於活自然的無窮盡的真實。培根說過一句極有名的說話：『知識就是力。』在這點上，他是從文明的見地，解釋知識的實際意義。文明是由人類役使自然而成立的，役使自然，由於知識，但知識這個東西，並不是可以一蹴而幾及的，必然要探求原因結果的關係，闡明普遍的法則，纔能得到的。所以依他的意思，必先順從自然，纔能使役自然。役使自然的方法，並不是從來所謂的魔術，而是『發明』而『發明』所不可缺的準備，是自然法則的認識。他所揭出的自然認識的新方法，在消極方面，要掃除人類的先入的偏見。他批評當時學術有三種缺點：（一）偏於幻想的，如當時的點金術魔術等；（二）偏於爭論的，如古時煩瑣哲學的支流等；（三）偏於美術的，如當時的人文主義派。他認到這三種缺點，都是學問的病態，這種病態不能除掉，科學就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，要診治這三種病症，就只有歸納法。但他的歸納法，終於不能實行，於是他痛恨當時人的崇拜偶像，而有偶像說。他所說的偶像有四種種族的

偶像 (idols of the tribe) 洞窟的偶像 (idols of the cave) 市場的偶像 (idols of the forum) 與劇場的偶像 (idols of the theater) 他以為這些偶像都是歷史的偏見和人類的成見，都是獲得知識的障礙，只有把這些障礙通通除去，纔能達到活自然的無限的真實。這樣說來，倍根教我們以依歸自然的方法，實在又透闢地倡說自然主義的思潮了。

雖然亞里士多德和倍根很早很早就倡說自然主義的思潮，但自然主義的思潮終於不能展開，而他們的學說也就只成爲自然主義的前夜，要一直到十八世紀這自然主義的運動，纔像洪水般奔流到世間來。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？我們要明白其中的內幕，便不能不把十八世紀和以前各世紀的歷史因果，及以盧梭爲中心的時代背景，考察一下。

羅馬帝國的社會，由羅馬的實用主義 (practicalism)，希臘的理性主義 (intellectualism)，和希伯來的道德主義 (moralism) 結合，而使變成爲一個傳統的機械社會。在這種社會裏面，否認了個人的天才，否認了個人的情感，於是人們都苦於這種重壓，而對於社會組織抱着不滿。到了後來，政治上的壓迫又變本加厲起來，就如：

(一) 皇帝的專橫和暴虐，

(二) 官吏的腐敗，

(三) 法庭的紊亂，

(四) 軍隊的專橫和欺壓，

(五) 賦稅繁重，

(六) 貴族的自私自利獨攬經濟權與財政權。

於是社會上一般有覺悟的人，對於這樣的社會組織，不能抱着不滿，而且想來改革了。首先豎起改革的旗幟的是基督，他對於這樣的世界，對於這樣的社會，而發出一種新式思想。他說：『人類都是平等的，』於是這種思想侵越到人的心中，就像暴風雨襲來般，把古來的傳統根本動搖了。他以為生活是精神的，是有情感的，不是機械的，不是純粹理性的。所以他反對柏拉圖『世界是觀念造成』的說話，而主張『世界是愛造成的。』他又反對羅馬的軍國主義者的『保障自由祇有城池兵甲』的說話，而主張『祇有真誠就能使你自由。』於是他又把生活確立於三個重要的元

素上面：(一) 愛與服務，(二) 求真的活動，(三) 自內發生的生長程序。當時原始基督教就以這種精神而深入到人類內心的深處。假如原始基督教就這樣努力去創設他們的教義，確立他們的教義，發展他們的教義，而不更及於旁的問題，完全超脫神教的桎梏，則或許近世的思潮就要在那時代展開了，亦正未可知。然而基督教要說人是神之子，要假定世外有神之王國，要以宗教為教育的根柢，強為盲目的順從，於是人類不桎梏於機械社會，而桎梏於神的信仰，不桎梏於政治，而桎梏於宗教了。到了後來，羅馬帝國利用基督教組織的形式，而把基督教的精神和主張消失了。基督教遂至處於被管理被利用的地位，而成為輔助羅馬帝國的統治機關了。結果，基督教的内容空虛了，變更了，從前的創造的，現在變為服從的，從前注重個人的價值，現在變為注重教會的權威，從前注重自由，現在變為絕對專制，以武力來強迫他人信仰了。就是從前反對羅馬社會的傳統的壓迫，現在變為維持羅馬帝國的統治權，而增加人民的重壓了。

我們知道以絕對的政治的宗教的勢力支配着社會的期間，是延長得很久，但無論他們如何去摧殘社會個人的自由意志，而從前所吹動的自由的火燄，終不能在人類的心頭熄滅。這種火燄

慢慢在人們的心頭熾熱，就在各方面發爲各種的鬭爭和衝突，如王國脫離大基督教國的運動。自由城市對封建君主的鬭爭，及基督教徒與非基督教徒的衝突，都是慢慢要把巨大的傳統社會破壞，並煽動着人們的自由精神的傾向。這種傾向的發展的第一步，就是文藝復興。

當希伯來精神支配着人類時，人們要禁慾苦行，以期望未來世界——天國——的快樂，因此就把各人的精力，創造力，意志等完全犧牲。結果，就造成了一個枯燥無味的現實世界。當時社會的戰勝者，是教會的僧侶，他們佔有了社會教育機關，他們所教的僅以能夠幫助宗教者爲限，是超自然的來世的對神信仰的教育。即當時的哲學者，亦多有偏向於維持教義的，如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哲學。但物極必反，而且壓伏人類自然發展的力量，終不能持久，於是就爆發了文藝復興的運動。文藝復興的意義，是注重人性的，現世的，自然的，情感的。文藝復興的運動，是對於傳統社會的宗教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而起的反動，同時也就是近代思想的黎明。

從表面看來，文藝復興的運動，僅不過是古典的研究，但這種古典的研究，實在是由於人們厭惡形式的宗教，而渴望着古代的思想，追求古代的生活，便想從研究古典，而與古代希臘羅馬的思

想互相交換接觸，而實現他們的生活。研究的結果，雖然不能完全把捉着希臘羅馬的生活真相，然而卻實在活現了古典國民的精神，而且終脫去了從來的壓抑生活了。

文藝復興起於意大利，使意大利成爲一時的歐洲文化的中心。文藝復興給與了當時的人以一種情感自由的希望，由這種希望，而人類的情感便漸漸活動，自信的意志也漸漸強固，於是從來的所謂別一世界的快樂和災害，再不能引誘他們威嚇他們了。這種復活後的情感和意志，因南歐的北歐的地方和氣候的不同，所以也就取了不同的發展的方向，南歐人向美育方面發展，而北歐人向倫理方面發展。北歐人因理解基督教的真意義，知道宗教的罪惡，完全是當時法皇與教會所造的，結果，與教會發生衝突，而引起宗教改革。

宗教改革的運動，是恢復原始基督教義的運動，是反抗個人不能脫離宗教而存在的意旨的運動。他們主張宗教之外有個人的存在，宗教之外有個人的真價值，個人在教會內爲善，固然是善，個人在教會外爲善，亦當然是善。宗教要根據個人的天性，纔可以實現，教會要有個人的自由，纔可以發展。所以他們反對教會可以傳統的管理個人反對教會有永遠的絕對的善。

但是，照他們的主張，則教會的教條要完全破壞，不特教會威權會失掉，而且根本對於宗教的本身就有危險。因為他們失了約束，失了中心，便不能把他們的意志統一起來了。所以他們又不得不提出聖經為一切行為活動的規範，但聖經是否可以為一切行為活動的規範，還是一個問題。而對於聖經的解釋，又各有主張，甚至曲解誤解的，也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。那末，流弊和困難，還是和從前一樣的不能避免。然而，以聖經為一切行為活動的規範，畢竟是違反了宗教改革的本來的宗旨。宗教改革的宗旨，是要恢復個人意志的自由，要發展人類的自然性的，現在尊重聖經的結果，也不過剝奪人類自由，桎梏人類個性的，是聖經的威權，而不是教皇的威權罷了。

現在概括起來，算回總賬。就是以前的人們，都儘在遺傳習慣的制度的範圍中，去搜求他們的道法，教會與國家，為他們的權力的團體，作他們的領導，已成習慣。不過在每一時代，總有個人主義和自由意志的傾向的表示，一直到教會與國家的權力的羈絆漸漸舒緩，漸漸衰落，而這種表示也就漸漸擡頭。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，起初都是由無限的熱誠，和解放的希望，迸裂而出，但結果又復慢慢地凝入於新形式的偶像，和權力的制度去了。

從上面說來，我們可以明白歷史的因果律是怎樣的，我們可以明白在歷史運轉的車輪上，一切時代的運動，是必然的結果。十八世紀的自然主義運動，在很早很早的時候，便已經播下了種子，雖然經過了傳統的封建社會的惡勢力的摧殘，但這一粒種子終有開花結果的日子。不過在其萌芽的期間，便遇着了許多暴風雨的侵襲，如原始基督教的消失，文藝復興的轉化，宗教改革的逆轉等，使這新芽不能很自然的發展到成熟的時候。自然主義運動的發動從牠的歷史因果律的意義上說來，也可以說是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逆轉後的反動。

現在我們已明白了自然主義的歷史因果律了，我們還要來考察一下法國十七世紀後期與十八世紀的時代性。

法國從十七世紀中葉起，產業貿易就非常興盛，一時富強竟超過了英國。當路易十三在位時，用名宰相黎塞留 (Richelieu)，以他的慧眼敏腕，應付內政外交，造成了路易十四爲全歐盟主的基礎。路易十四即位後，法國便入於黃金時代。路易十四因此自驕，親政以後，不就國會諮問，不顧巴黎議院的忠言，而妄稱『朕即國家』發揮他的絕對君主的權能。然而濫施威權的結果，卻流於豪

奢的生活，他在凡爾賽經營莊嚴華麗的宮殿，以爲歐洲文化的中心，以致國家財政疲弊。但他又不知節省，只知向近鄰各國侵略擄取，以爲填補，因常向荷蘭西班牙啓兵爭，於是國勢便日益衰弱。

同時，因英國的經驗主義實利主義思潮輸入到法國來，在法國便展開了所謂『啟蒙時代』。這『啟蒙時代』是十七世紀末葉至十八世紀間，把一切宗教政治及其他社會上百般事業的解釋與實行，都排斥從來相傳的思想與信仰，而別生新主義新思想的時代。在這時代，所謂新主義思想，是崇尚實利，以理性爲萬能，以個人爲中心，而主張個人的自由的。因爲以個人爲中心，主張個人的自由，所以在政治上，就要排斥國家社會階級的區分，要廢除一切束縛個人自由的法律制度；在宗教上，就要排斥從來所行的教義與信條脫離舊日教權的範圍而獨立；在教育上，就要發展人類的天性本能，而使得到充分的幸福。

從此，我們可以知道自然主義運動的展開，不是偶然的，盧梭的『返於自然』的呼聲，是歷史的因果律，和當時的時代性把牠逼出來的。所以自然主義的起源，在表面上看來，是宗教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反動，實際上看來，卻自有其歷史的客觀條件的存在。

第二章 自然主義的意義

上面已經說過，自然主義雖在同樣的時代土壤上孕育出來的產物，但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的涵義，現在先分述如下：

美學上的自然主義——美學上所謂自然主義，是以模仿客觀的自然為藝術的目的，或以藝術的本領毫無粉飾地以發揮人生自然的性情。

文藝史上的自然主義——在文藝史上所謂自然主義，是代表近代的文藝思潮的，就如古典主義代表古代文藝思潮，浪漫主義代表中世文藝思潮一樣。

哲學上的自然主義——哲學上的自然主義有三種：（一）主張一切現象都是物質的成果的學說；（二）主張宇宙的全體或經驗的全部，不依形而上學的原理，只要以研究自然科學相同的方法便可以說明的見解；（三）不根據超自然的神秘的原理而說明事物的固有原理的見解。

倫理學上的自然主義——倫理學上的自然主義亦有三種：（一）有唯物的傾向的倫理說；

(11) 把自然性(naturity)解作人類的『無偽的本性』而以適應人類自然的本性爲人生的理想的倫理說；(12) 根據生物進化的法則，說明一切道德現象的倫理說。

教育上的自然主義——教育上的自然主義，有兩方面的意義：(一) 以完全發達人性自然的本能爲教育目的，(二) 依照自然的順序。

現在且放開其他的不說，而專論教育上的自然主義。

我們要明白這自然主義究竟是什麼？就不能不先明白『自然』(nature)是什麼。

根據亞當斯(John Adams)的教育理論的進化 (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) 裏面所說，『自然』有三個重要的意義：

- (一) 自然是個別的天性，
- (二) 和『藝術』對立的『自然』和『人爲的』對立的『自然的』
- (三) 大自然界。

從第(一)項的意義說來，則所謂自然主義是要完全發展個別的天性的。從第(二)項的

意義說來，則所謂自然主義是要脫離一切人為的影響，而任其自然發展的。從第（三）項的意義說來，則所謂自然主義是要從順於大自然的法則。

有人說，自然主義是人文主義的反動。然則人文主義是什麼呢？為什麼自然主義就是人文主義的反動呢？

上面已經說過，所謂人文主義，是由於文藝復興的時代，有許多主張文學應該注重描寫人類的情感和現代的生活，所以就發生所謂人文主義。人文主義者，以為人都要脫離宗教的勢力，而各自有其合理的自覺的要素，以保持他們的偉大的價值。人們要發揮其價值，就要復興古代文明的精神。但為日已久，流弊自生。他們原來以為古代文學是非常的美，可以陶淑情感，所以就提倡要讀古代文學。但古代文學不容易讀，必然要先研究文法。於是由研究文法而模倣古代文學，而人文主義便完全失掉重要的意義了。

還有，當時人文主義的重要教育家，亦有捨本逐末的傾向，尤其是對於教材的選擇，每每沒有顧到兒童的身體精神兩方面的自然發展。如華格里烏斯（Vergeri）主張對於兒童的體育授

以競走，跳躍，乘馬，智育則授以哲學，修辭，歷史，自然科學及音樂。菲爾特 (Folter) 則主張體育授以乘馬，角力，劍術，游泳，智育則授以言語，數學，哲學，音樂。委琪斯 (Vegins) 以爲教材須就希臘羅馬的有價值的書籍中選擇，其他音樂，圖畫，習字諸科，須行並課，稍稍發達的兒童，則授以哲學。耶拉斯模 (Erasmus) 以爲人類的幸福，由於保持天賦的美質，勤修學業，鍛鍊精神得來的。所以兒童七歲時，就要授以一定的教育，希臘語與拉丁語，同時並進，以教授文法爲主。他對於訓育上又極尊重禮儀，因爲當時文化還沒有普及，社會上還是非常鄙野，就極力提倡從兒童時期訓練禮儀。至於亞斯嵌 (Ascham) 則以爲教育的目的，是在養成優雅的君子，使能十分體認人道而已。

從此，我們就可以知道人文主義的缺點何在？及人文主義衰落的原因何在？在粉飾的教育，不自然發展的教育，必然是主張自然發展的主張，依歸自然的自然主義所根本反對的。

又有人說，自然主義是宗教主義的反動。那末，也不妨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宗教主義的內容，及自然主義反對宗教主義的癥結是在什麼地方。

宗教改革以後，宗教界另有一番新氣象，新教對於教育事業也有一種特別的見解。如前所述，

新教因破壞從來的教條和教統，以致失去統一意志的中心，路德不得已提出以聖經爲一切行爲活動的規範。所以他主張世人不必經教會和僧侶的媒介，只要自己遵從聖經，便可以直通於神，接受神的恩澤。他說：『基督教的人民，至九歲或十歲，就不可不知神聖的福音書，其次，爲言語科，尤其是古語的教授爲重要，使養成其理解國語與解釋聖書及神學之力。』可見新教對於教育的意義，在使兒童遵從聖經，通於神，解古語。又米蘭克頓 (Melancthon) 分配三學級的學科，第一學級習拉丁語的讀法，書法，記憶多數的言語，並授以音樂，唱歌等科；第二學級習平易的古典，修拉丁文法，並授以音樂，宗教各科；第三學級授以高等的古典，習完拉丁文法，並授以修辭，辯論，音樂各科。則竟完全注重於宗教及古典的修養，爲極明顯的事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知道宗教主義是一方面不脫古典教育的氣味，他方面又不能超出宗教的範圍。新教最初所主張的自由，不特是受了種種的限制，而且還要更陷入於桎梏社會的裏面。自然主義則否認一切宗教的勢力，要脫出社會的限制與影響，適立於不能相容的地位。

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不同，但在某部分則相通。